

歷史空間

唐詩宋詞中的欄杆情結

■王兆貴

欄杆，古時也稱闌干，單字亦作檻。作為建築附設，欄杆的最初功用不是裝飾，而是遮欄、防護和隔斷，所以也被稱作圍欄、護欄、柵欄等。到後來，欄杆愈益精緻，於實用之外刻意雕琢，審美功能便凸顯出來。在建有亭台樓閣的園林中，設計精巧、用料考究、造型美觀的欄杆，能強烈地烘托空間主題。但當欄杆映入文人視野，就會像軒窗、簾櫳一樣，化為空靈的視覺元素融入詩詞中，漸次昇華為寄托情思的審美意象。欄杆這景致，大約太有韻味了，特招唐宋文人喜愛，以至競相襲用，凝積為一種難以釋懷的欄杆情結。

融入詩文的欄杆，大多出現在登臨樓台的情形下。可以想見，獨自一人憑欄遠眺，煙波雲影或聚或散，山光水色或濃或淡，舟楫帆影或隱或現，叢林獨木或近或遠，飛鳥鳴禽成群或單，很容易觸景生情，引發遐思。於是，倚欄、憑欄、撫欄、拍欄之類的字句經常出現在唐詩宋詞中，尤以宋詞居多。清代編製的《欽定詞譜》中，還開列有〔憑欄人〕、〔倚欄人〕、〔倚欄令〕等詞牌。涉筆欄杆的詩詞，大致可分為三類。遊目騁懷，寄情山水。古代文人於正事之餘，都喜歡走出寓所、書齋，或是到大自然中陶冶性情，或是到勾欄瓦舍流連風月。山水之間錯落亭台，歌廳舞榭本是青樓，亭台樓閣自有欄杆，而欄杆之外便是風景。憑欄望去，無限風光盡收眼底。如，馮延巳的「且上高樓望，相共憑欄看月生」，趙以夫的「憑欄處，正空流皓月，光滿寒潭」，朱長文的「欄杆倚遍日雲暮，坐看丹霞生翠微」，黃庭堅的「四顧山光接水光，憑欄十里芡荷香」，描繪的都是自然風光。

撫今追昔，壯懷激烈。一些胸懷愛國之志的文臣武將，建議不被採納，抱負不能施展，或備受冷落，或橫遭流放，憑欄時落莫惆悵，報國無門之怨油然而生。岳飛的〔滿江紅〕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懷。據《湘水燕談錄》記載，劉錫節「與世相齟齬」，常常憑欄靜立，懷想世事，唏噓獨語，或以手拍欄杆朗吟「讀書

誤我四十年，幾回醉把欄杆拍」。那些鬱鬱不得志者，往往借拍打欄杆發洩鬱悶。「楚天千里清秋，水隨天去秋無際，遙岑遠目，獻愁供恨，玉簫螺髻。落日樓頭，斷鴻聲裡，江南遊子，把吳鉤看了，欄杆拍遍，無人會，登臨意。」辛弃疾的這首〔水龍吟〕，抑揚頓挫，韻律層遞，讀來如聞檀板鼓點，聲聲叩擊心扉。形單影隻，愁腸百結。這一類較之前兩類尤為多見。如周邦彥的〔一落索〕：「欲知日日倚欄愁，但問取、亭前柳。」李清照的〔點絳脣〕：「倚遍欄干，只是無情緒！人何處？連天衰草，望斷歸來路。」柳永〔八聲甘州〕：「爭知我，倚欄干處，正憑凝愁。」李煜的〔浪淘沙〕：「獨自莫憑欄，無限江山。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。」范仲淹的〔蘇幕遮〕：「明月樓高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」慨歎的都是離情別恨，悲思愁緒。

同是悲思愁緒，其情感指向也不盡相同。離家者，漂泊日久，倚欄之際，莫不懷戀故土；思鄉念舊想親友；失意者，心灰意冷，憑欄之際，能不抑鬱氣悶；怨天尤人恨世俗；孤獨者，離群索居，扶欄之際，多半落莫惆悵；心高志遠無人會。除此而外，流傳最廣也最能打動人的，還是那些表達男女戀情的篇章，特別是那些用語簡約、意境清新、情感純真的單曲

小令。

有個久別情郎的女子，晨起梳妝完畢，獨立樓頭，倚欄瞭望，期盼遠行的戀人能出現在視野中。可直到斜陽照水、晚江流霞、千帆過盡，也沒見到戀人的歸舟，惟有江心洲的萍花依然泛白，失落感頓時湧上心頭，不由人肝腸寸斷。留下這幅畫卷的是晚唐詩人溫庭筠，短短27字，卻把思夫女子的心態刻畫得非常到位：梳洗罷，獨倚望江樓，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，腸斷白萍洲。類似這樣的長詞短令還有很多，如宋代吳禮之的〔杏花天〕，畫面有些香艷，意境卻也不俗：悶來憑得闌干暖。自手引、朱簾高卷。桃花半露胭脂面。芳草如茵乍展。煙光散、湖光激灩。映綠柳、黃鸝巧囀。遙山好似宮眉淺。人比遙山更遠。

有位漂泊異鄉的浪子，佇立在高樓之上，微風輕拂，殘陽西墜，煙光、草色兩迷離。遠遠望去，春愁從天邊黯然升起。他手扶欄杆，默默無語，刻骨的相思又有誰知？原本打算醉一場，高歌狂飲澆塊壘。如此強顏歡笑，想來索然無味。可為了心上人，哪怕面容憔悴身瘦損，終身相托也無悔。留下這幅畫卷的是被王國維稱為「專作情語而絕妙者」的柳永，他以隱晦的表現方式，刻畫了一個為愛堅守的志誠男子形象：佇倚危樓風細細，望極春愁，黯黯生天際。草色煙光殘照裡，無言誰會憑欄意。擬把疏狂圖一醉，對酒當歌，強樂還無味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南宋詞人趙鼎的〔蝶戀花〕，亦可稱為懷人佳作：盡日東風吹綠樹，向晚輕寒，數點催花雨。年少淒涼天付與，更堪春思繁離緒，臨水高樓攜酒處。曾倚哀弦，歌斷黃金鏤，樓下水流何處去，憑欄目送蒼煙暮。

往事越千年，時過境遷，於今的我們，居住的樓房比古人不知高出多少倍，陽台之上雖然也有各種材料築成的護棧，但在鋼筋水泥封閉的窗格裡，鑲嵌的是密閉的玻璃，實用大於鑒賞。立足之處，危乎高哉，抬眼望去，明且遠矣，但似乎很難找到遣情抒懷的浪漫感覺。只有在登臨名勝古跡中的那些亭台樓閣時，或許能喚起一絲思古幽情來，但瞬間又被如鯽遊人的喧嘩聲打斷了。

寫出上述文字，我又忽發奇想，對唐宋文人偏愛欄杆的情結產生了疑問。一個人在室內待久了，難免苦悶，踱到欄杆前，本是為了排解寂寞，為何憑欄時反而更加孤獨，以至愁腸百結？憑欄既然為了消遣，為何總是憂傷多於欣喜、惆悵大於舒暢？勸人「獨自莫憑欄」者自己又去憑欄，倚憑之外還要撫摸、拍打，幹麼非要和欄杆過不去呢？

心靈驛站

空谷幽蘭

前幾日從電視看到一個紀錄片，某科考隊前往貴州尋找珍稀蘭花品種，歷經艱險穿越原始森林。快到目的地時，因為路況危險，只能幾個人繼續前行。行至懸崖處，只得選派隊長獨自一人下去。繫好安全帶之後，隊長順繩滑下，落在一百米處，幽香自來，隊長驚喜地發現一叢蘭花在懸崖處兀自盛開。他用攝像機拍下。返回後，大家發現並非他們苦苦尋覓的品種，但也是國家一級保護種類。若繼續找尋，崖底深至三百多米，人跡實在難以到達。

的確如此，真正的蘭隱居深谷，豈能輕易現身。梅蘭竹菊四君子中，蘭屈居第二，其實蘭才是真正的君子 and 隱士。它遠離塵囂，甘於寂寞。雖然菊能做霜，梅肯斗雪，但終究自願落入凡塵，以博得世人讚歎。

蘭卻不同，它生在深山空谷中，吸日月精華，納晨露暮雨，吐馥郁幽香，鋪蘭幽徑。從不慕繁華鬧市，乞求凡人吟詩作詞；從不求奢華堂皇，祈盼世間以己獨尊。

這些疑問也許過於淺薄，過於世俗，專家學者只需用「無人會」三字就能讓我語塞。殊不知，「無人會」說的不是個別人，而是作者之外的所有人。唐宋文人在欄杆前到底是一種甚麼心境，我們很難準確揣度。但是，看似高深的東西其實並不玄虛，看多了總能看出端倪。第一個寫出「憑欄」佳句的人，最初可能是靈光一閃，但這「一閃」卻盡顯「觸着」之妙，觀者無不拍手叫好。於是乎，你「倚欄」，我「憑欄」，「欄杆倚了還重倚」；你倚欄時銷魂，我憑欄時腸斷，「憑欄盡日愁無限」。就是說，唐宋文人和今天文人一樣，有時難免也會跟風效顰，故作深沉，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。

這樣的解讀並非憑空臆想，亦非唐突古人。據字博緣網詩詞搜索統計，涉筆「闌干」的詩詞，唐之前幾乎沒有，唐詩全集約有100多首，宋詩詞全集約有600多首，元朝詩詞全集約有40首，明清兩朝則少見。文學現象儘管不能僅憑數據分析，但至少說明，「闌干」詩詞也有流行期，「欄杆」情結主要存在於唐詩宋詞中。



■唐詩宋詞中的欄杆

網上圖片

■楊 晔

它就靜靜地生長在懸崖邊，坑谷裡，生長在人跡罕至的地方。不肯沾染人世半分俗氣，不願感受凡間半絲污濁。儘管香氣清且嘉，儘管吐艷勝朝霞，寧願借風送暗香，亦不求人共賞；寧願俯溪自憐影，亦不落凡塵沽空名；寧願生在陡巖穴，亦不入人世釣清譽。這蘭花歲歲空谷年年開，不為人來，終究只為何？寧願崖谷孤芳無人賞，慕雲而綻放，隨風而散香。

蕙質蘭心，美不現於世，空谷暗香的高潔誰人能及？我不禁想起看過的一本雜誌，介紹終南山隱士。真正修行的隱士生活簡樸，不喜歡外界的打擾尤其是媒體。更高層次的隱士一旦得知有人來訪，就避開不見，空留茅舍。他們需要的是真正的清淨，無需媒體渲染，無需世人所知。

我又想起世間還有一種真君子，他們默默幫助他人，從不留名，更不希望他人知曉，隱身於人海茫茫，悄然送人玫瑰，卻不留餘香。完全不同於電視裡的向捐款箱投人民幣的人，完全迥然於雜誌彩圖的慈善家特寫。

我們不能出世修行，以鳥鳴為雅音，結松竹做朋友，求孤蘭成知己。大隱於世未必不是一種境界。蘭不是生在幽谷，而是開在心底。如果你入世不染名利熏心而潔身自愛，不貪權錢至昏，而高雅志遠。你就能看見怒放在你心裡的蘭，你就能嗅到自己如蘭，你就會看到自己氣質若蘭。

其實懸崖不在陡巖，其實空谷不在深山。其實幽蘭不只存於崖谷。

古典瞬間

■蒲繼剛

看露天電影

我的童年、少年時代是沒有多少娛樂的，那時正值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年代，只有八個樣板戲和一些講階級鬥爭的電影，文革前的一些電影通通被打成封、資、修的東西，我們便在一種文化沙漠裡長大。

上個世紀的1978年以後，改革、開放搞起來，電影也多起來，看露天電影的機會也多起來了。

露天電影，現在的兒童、少年是很少見到了。拉一面白色的電影幕布，或者是在一堵白色的牆上，用放映機往電影幕布或者白色的牆上放就行了。露天電影一般是在學校操場、農村的曬穀場上，或者是在一大片空地上放。放電影的費用則基本由單位承擔，觀看者不需要買票，可以隨意進場觀看。聽到有放電影的消息，人們往往會成群結隊趕赴幾公里，甚至十多公里以外去觀看，有時甚至在風雨、風雪中觀看，只要把電影放映機保護好，遮住風雨，能放映像就行了，而風霜雪雨中的人們照樣看得津津有味。

記得那時給我印象較深的是二部南斯拉夫的電影《橋》和《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》。那異國的風情，二次世界大戰在南斯拉夫上演的驚險戰爭，人物性格迥異於「文革」假、大、空，高、大、全的形象，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別樣的世界。我們欣喜，我們又有些恍然，原來外面的世界是這樣寬廣，這樣色彩斑斕。而我們十幾年來在一個圍牆很高的牆裡面生活了很長很長，坐井觀天了許久許久，卻嘖語自己牆裡面是「風景這邊獨好」，還要去「解放全人類」。還有，過去我們總說南斯拉夫是「修正主義」國家，原來「修正主義」國家的電影還這麼好看。我們的心靈似乎在醒悟，又似乎很失落……

我上技工學校的那一年，在一個山溝裡，幾乎沒有甚麼文化活動。有一天晚上，聽說在離我們有十多里路的一個單位，要映一場露天電影，好像是日本的電影，名字叫《追捕》。那時是冬天。我們知道後，早早吃完了晚飯，一群人便急急忙忙地向那裡趕。趕到那裡後，天正漸漸黑下來（因為天黑下來是不能放露天電

影的)。滿天的星星在露天電影場上空閃爍，天越冷，天上的星星越是明亮。電影開始了，確實是日本電影《追捕》（到別處看露天電影，放的電影經常會與先聽到的電影不同）。我們被這電影震撼了。高倉健那冷峻的目光，深沉的表演，男子漢的堅忍與擔當；中野良子那清純的面容，特立獨行的風格，敢愛敢恨的個性，一下子就征服了我們。那是怎樣的一個神奇世界，神奇的生活與天地呀！他們為我們這「牆」裡的人們突然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，讓異國的風情，異國的空氣一下子湧了進來，真讓我們驚慌失措。看到這樣的電影，我們才知道：原來人可以這樣生活；這樣愛戀；這樣抒發愛與恨；這樣不顧一切去追尋真相與真理……

電影《追捕》的情節是那樣扣人心弦，以至於我們忘記了是在露天看電影。寒冷的天氣凍得我們雙腳發硬，發麻，我們邊跺腳，邊哈氣，眼睛卻一刻也不離開銀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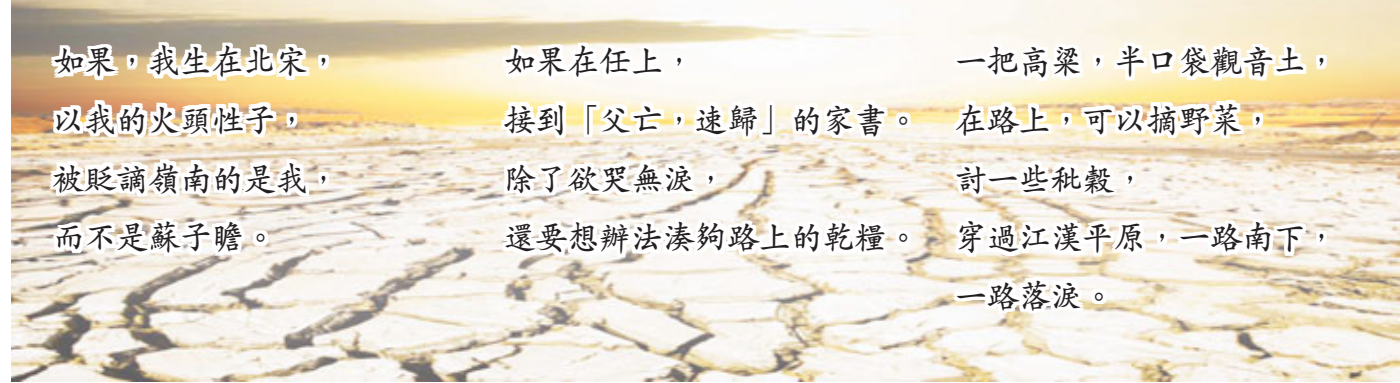
當電影《追捕》「啦啦啦，啦啦啦……」的主題曲再次響起，銀幕上出現「再見」的字幕，我們的心依然迴盪在那優美的旋律，跌宕起伏的情節，精美絕倫的畫面中，我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，甚至不願離開那裡的露天電影場。「牆」外世界的精彩，已經超越了我們的想像，我們不知道那「牆」外的世界到底是甚麼樣的，但銀幕上的世界已經告訴了我們：「牆」外的世界與「牆」裡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別。那時，青春年少的我已經感受到我們與外面世界的距離，而我們以前所受的教育，似乎已經固化的思想，鼠目寸光的思維，在瞬間崩潰了。而這正是電影的光與色彩帶給我們的。外面精彩的世界，外面清新的風，正迎面撲來，而且撼動了我們的心，讓我們驚慌失措，而又滿懷嚮往……

多年以後，我依然記得當年在露天電影場看電影《追捕》的情景。那情景彷彿歷歷在目，近在咫尺。可以這麼說，這些電影，加速了中國改革、開放的歷程，加速中國融入世界的步伐。

詩情畫意

■丁 純

乾 糧



如果，我生在北宋，
以我的火頭性子，
被貶謫嶺南的是我，
而不是蘇子瞻。

如果在任上，
接到「父亡，速歸」的家書。
除了欲哭無淚，
還要想辦法湊夠路上的乾糧。

一把高粱，半口袋觀音土，
在路上，可以摘野菜，
討一些糗乾，
穿過江漢平原，一路南下，
一路落淚。

遊 蹤

■ 吳翼民

武漢江灘

到湖北旅遊，數次下榻於漢口江灘邊的一家飯店，得以在早晚時間段內領略了聞名遐邇的武漢江灘風光。其實未到武漢的時候，已經有朋友指點說，到武漢，不可不看江灘，猶如到上海不可不看外灘一樣。朋友還說，武漢江灘的味道要比上海外灘的味道濃烈得多呢。

武漢江灘的風光集中在漢口江灘。江灘很長、也很寬，長達近十公里，寬有百餘米，面積有八個上海外灘這麼大。江岸邊沿江大道的建築跟外灘相彷彿，係「萬國建築」風格，只是規模小些。一到夜裡，那些「萬國建築」燈火輝煌，形態各異，煞是精緻、氣派、熱烈，把江灘的氛圍也映照得熱烈起來了。

秋夜，江灘千樹萬樹的桂花香味正濃鬱熱烈得化解不開，武漢人基於江灘的夜生活也同怒放的桂子一般，濃鬱熱烈得化解不開。我忽然想到，莫非楚地的桂花香也比吳越的具有穿透力？

江灘白天顯得單靜，只有幾輛觀光電瓶車在穿行，少許情侶手挽手在散步，也有部分老人在一長溜的體育器械上鍛煉身體，在固定的桌椅上打牌、下棋。到江灘下棋是用不着帶棋盤的，皆印



■武漢江邊建築

網上圖片

畫在桌子上，楚河漢界營壘分明，我忽然遐想到，這長長的江灘不就是天然的楚河漢界麼？這裡是楚地、交匯着長江和漢江，又是從來的兵家必爭之地，遠的不說，抗戰時期武漢保衛戰的煙塵依稀可聞。下棋的白髮老人也許就經歷過那空前的戰亂吧，好在歷史已經永久翻過了這慘酷的一頁，舉首抬望江灘，近水處一片白茫茫的蘆花波浪起伏，昭示和諧與溫潤。

武漢的江灘是和諧溫潤的，因為它如馴馴「長江烈馬」的一條長且堅挺的「鞭子」，喝令大江乖乖去，休得作祟鬧禍，那鞭子的「握竿」應是江灘上突兀豎立着的長江抗洪紀念碑，——1954年，為紀念武漢人民戰勝長江洪水，毛澤東欣然揮筆題詞，如今刻於碑上，那大氣磅礴之鐵畫銀鉤是武漢江灘的精髓。

經數十年的改造修葺，武漢江灘不只是馴服長江之堤岸了，如今變成了普通百姓休閒觀光的最佳去處。聽當地的父老講，一度曾經有人企圖在江灘處進行房屋開發，已經建起了高大的樓宇，一時民怨四起。當時的朱鎔基聽說後，拍案而起，一聲怒斥，便迎來一聲「轟隆」巨響，妄圖剝奪屬於全武漢、全中國人民的武漢江灘者的夢想立即灰飛煙滅。